六藝之一錄

百一四

詳校官中書臣陸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七十二

錢唐倪濤撰

歷朝書論二

梁中書侍郎虞龢論書表

臣聞文畫旣肇文字載興六藝歸其善八體宣其妙厥後羣能閒出洎乎漢魏鍾張擅美晉末二王稱英羲之書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爲絶倫其餘不足存又云吾書比之鍾張當抗行張草猶當雁行羊欣云羲之便是

小推張不知獻之自謂云何欣又云張字形不及右軍自然不如小王謝安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曰物論殊不爾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夫古質而今研數之常也愛妍而薄質人之情也鍾張方之二王可謂古矣豈得無妍質之殊且二王暮年皆勝於少父子之間又為今古子敬窮其妍妙固其宜也然優劣既微而會美俱深故同為終古之獨絕百代之楷式桓玄耽玩不能釋手乃撰二王紙迹雜有縑素正行之尤

美者各為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擒獲之後莫知所在劉毅頗尚風流亦甚愛書傾意搜求及將敗大有所得盧循素善尺牘尤珍名法西南豪士咸慕其風人無長幼翕然尚之家贏金幣競遠尋求於是京師三吳之迹頗散四方羲之為會稽獻之為吳興故三吳之近地偏多遺迹也又是末年遒美之時中世宗室諸王尚多素嗤貴遊不甚愛好朝廷不甚搜求人間所秘往往不少新渝惠侯雅所愛重懸金招買不

計貴賤而輕薄之徒銳意摹學以茅屋漏汁染變紙色加以勞辱使類久書真偽相糅莫之能別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然招聚既多時有佳迹如獻之吳與二牋足為名法孝武亦纂集佳書都鄙士人多有獻奉真偽混雜謝靈運母劉氏子敬之甥故靈運能書而特多王法臣謝病東皐遊玩山水守拙樂靜求志林壑造次之遇遂紓雅顧預陟泛之遊參文咏之末其諸佳法恣意披覽愚好既深稍有微解及臣遭遇曲沾恩誘漸漬玄猷

朝夕詔訓題勒美惡指示媸妍點畫之情昭若發蒙于
時聖慮未存草體凡諸教令必應真正小不在意則偽
謾難識事事留神則難為心力及飛龍之始咸藩告釁
方事經畧未遑研習及三年之初始玩寶迹既科簡舊
祕再詔尋求景和時所散失及乞左右嬖幸者皆原往
罪兼賜其直或有頑愚不敢獻書遂失五卷多是戲學
伏惟陛下爰凝睿思淹留草法擬効漸妍賞析彌妙旬
日之間轉求精祕字之美惡書之真偽剖判體趣窮微

入神機息務閒從容研玩乃使使三吴荆湘諸境窮幽
測遠鳩集散逸及羣臣所上數月之間奇迹雲萃詔臣
與前將軍巢尚之司徒叅軍事徐希秀淮南太守孫奉
伯科簡二王書評其品題除猥録美供御賞玩遂得遊
目瓌翰展好寶法錦質繡章爛然畢覩大凢秘藏所録
鍾繇紙書六百九十七字張芝縑素及紙書四千八百
二十五字年代既乆多是簡帖張昶縑素及紙書四千
七十字毛宏八分縑素書四千五百八十八字索靖紙

書五千七百五十五字鍾會書五紙四百六十五字是高祖平秦川所獲以賜永嘉公主俄為第中所盜流播始興及泰始開運地無遁寶詔龐沈搜索遂乃得之又有范仰恒獻上張芝縑素書三百九十八字希世之寶潛采累紀隱迹於二王耀美於盛辰别加繕飾在新裝二王書所録之外繇是搨書悉用薄紙厚薄不均輙好縐起范曄裝治卷帖小勝猶謂不精孝武使徐爰治護隨紙長短參差不同且以數十紙為卷披視不便不易勞茹善惡

正草不相分別今所治繕悉改其弊孝武撰子敬學書
戲習十卷為帙傳云戲學而不題或真行章草雜在一
紙或重作數字或學前輩名人能書者或有聊爾戲書
既不留意亦殊猥劣徒聞則録曾不披簡卷小者數簡
大者數十巨細差懸不相匹類是以更裁減以二丈為
度亦取小王書古詩賦讚論或草或正言無次第者入
戲學部其有惡者悉皆刪去卷既調勻書又精好羲之
所書紫紙多是少年臨川時迹既不足觀亦無取焉今

搨書皆用大厚紙泯若一體同度剪截皆齊又補接敗字體勢不失墨色更明凡書雖同在一卷要有優劣今此一卷之中以好者在首下者次之中者最後所以然者人之看書必銳於開軸懈怠於將半既而畧進次遇中品賞悅留連不覺終卷又舊書目帙無次第諸帙中各有第一至于第十脫落散亂卷帙殊等今各題其卷帙所在與目相應雖相涉入終無雜謬又舊以封書紙次相隨草正混糅善惡一貫今各隨其品不從本封條

目紙行凡最字數皆使分明一毫靡遺二王縑素書珊瑚軸二帙二十四卷紙書金軸二帙二十四卷又紙書玳瑁軸五帙五十卷皆互帙金題玉躞織成帶又有書扇二帙二十卷又紙書飛白章草二帙十五卷並旃檀軸又紙書戲學一帙十二卷玳瑁軸此皆書之冠冕也自此以下別有三品書凡五十二帙五百二十卷悉旃檀軸又羊欣縑素及紙書亦選取其妙者為十八帙一百八十卷皆漆軸而已二王新入書各裝為六帙六十卷

別充備預又其中入品之餘各有條貫足以聲華四寓價傾五都天府之名珍盛代之偉寶陛下淵昭自天觸理必鏡凡諸思制莫不妙極乃詔張永更制御紙緊潔光麗輝日奪目又合祕墨美殊前後色如點漆一點竟紙筆則一二簡毫專用白兔大管豐毛膠漆堅密草書筆悉使長毫以利縱舍之便兼使吳興郡作青石圓硯質滑而停墨殊勝南方瓦石之器縑素之工殆絕於昔王僧虔尋得其術雖不及古不減郗家所製二王書獻

之初學父書正體乃不相似至於絶筆章草殊相擬類筆迹流懌宛轉妍媚乃欲過之以下迹右軍及中令字相同已載鍾王書蹟共三十條與書會粹類下兹不重録臣見衛恒古來能書人録一卷時有不通令隨事改正并寫諸雜勢一卷今新裝二王鎮書定目各六卷又羊欣書目六卷鍾張等書目一卷文字之部備矣謹詣省上表并上録勢新書以聞六年九月中書侍郎臣虞龢上法書要録

梁庾元威論書

所學正書宜以殷鈞范懐約為主方正循紀修短合度所學草書宜以張融王僧虔為則體用得法意氣有餘章表牋書於斯足矣夫才能則關性分耽嗜殊妨大業但令緊快分明屬辭流便字不須體語輒投聲若以已已莫分東東相亂則兩王妙迹二陸高才頃來非所用也王延之有言曰勿欺數行尺牘即表三種人身豈非一者學書得法二者作字得體三者輕重得宜意謂猶須言無虛出斯則善矣近何令貴隔勢傾朝野聊爾疎

漏遂遭十穢之書今聊存兩事書曰有寒士自陳簡於
掌選詩云伎能自寡薄支葉復單貧柯條溢垂景木石
詎知晨狗馬雖難畫犬羊誠易馴效嚬終未似學步豈
如真寔云亂朝緒是曰斁彜倫俗作於兹混人途自此
沌離合之詩緜來久矣不知讖剥爰加稱賛是其第六
穢也近來貴宰於二品清官進不假手作書而筆迹過
鄙無法度彼恭拜忽云永感答人借車還白不具真本
流傳合朝恥辱是其第七穢也以此而言書何容易且

梁制與平吉人牋書有增懷語者不得答書許乃告絕
私弔答中彼此言感思乖錯者州望須刺大中正處入
清議終身不得仕盛名年少宜留意勉之余見學院研
書者不得其骨力婉媚唯學孿拳委盡學薄紹之書者
不得其批研淵微徒自經營嶮急晚途別法貪省愛異
濃頭纖尾斷腰頓足一八相似十小難分屈等如勻變
前為草咸言祖述王蕭無妨日有訛謬星不從生籍不
從來許慎門徒居然嗢噱衛恒子弟寧不傷嗟註誤衆

家豈宜改習以下序述三蒼文字及百體屏風俱倫録于書體類茲不重寫

梁蕭子雲論書啓

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三十六著晉史一部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止論飛白一勢而已十餘年來始見勅旨論書一卷商畧筆勢洞達字體又以逸少不及元常猶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法元常迨今以來自覺功進此稟自天臣已無臨池之勤又不叅聖旨之

與仰延明詔伏增悚息侍中國子祭酒南徐州太守臣

子雲啟上 法書要錄

北齊顏之推論書

梁氏秘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嘗得十

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莫不得羲之之體故是

書之淵源至于蕭晚節所變乃是右軍年少時法也晉

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

可觀不無俗字非為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

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譌字前上為草能傍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為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至為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遂便轉移爾後墳籍畧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跡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生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唯有姚元標工於楷隸留心小學後生師之者衆洎於齊末祕書繕寫闕一句賢於往日多矣江南閭里

間有畫書賦此乃陶隱居弟子杜道士所為其人未甚識字輕為軌則託名貴師世俗傳言後生頗為所誤也顏氏家訓雜藝篇

唐

唐太宗論書

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太宗自為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為一時之絕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

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朕少時為公子頻遭陣敵義旗之始乃平寇亂執金鼓必自指揮觀其陣即知其强弱每取吾弱對其强以吾强對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無不大潰多用此制勝思得其理深也今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唯在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然吾之所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法書要録

唐太宗論書指意

夫字以神爲精魄神若不和則字無態度也以心爲筋骨心若不堅則字無勁健也以副毛爲皮膚副若不圓則字無溫潤也所資心副相參神氣沖和爲妙今比重明輕用指腕不如用鋒芒用鋒芒不如用沖和之氣自然手腕輕虛則鋒含沈静夫心合於氣氣合於心神心之用也心必静而已矣虞安吉云夫未解書意者一點一畫皆求象本乃轉自取拙豈是書耶縱放類本體樣奪

真可圖其字形未可稱解筆意此乃類乎效嚬未入西施之奥室也故其始學得其麤未得其精太緩者滞而無筋太急者病而無骨横毫側管則鈍慢而肉多豎筆直鋒則乾枯而孤露及其悟也心動而手均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粗而能鋭細而能壯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思與神會同乎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矣王氏法書苑

唐虞世南書旨述

客有通玄先生好求古迹為余知書啟之發源審以臧

否曰予不敏何足以知之今率以聞見隨紀年代考究興亡其可為元龜者舉而叙之

古者畫卦立象造字設教爰寘形象肇乎倉史仰觀俯察鳥迹垂文至於唐虞煥乎文章暢於夏殷備乎秦漢洎思宣王史史籀循科斗之書採倉頡古文綜其遺美別署新意號曰籀文或謂大篆秦丞相李斯改省籀文適時簡要號曰小篆善而行之其倉頡象形傳諸典策世絕其跡無得而稱其籀文小篆自周秦以來猶或叅

用末之廢黜或刻於符璽或銘於鼎鍾或書之旌鉞往往人間時有見者夫言篆者傳也書者如也述事契誓者也字者孳也孳乳寖多者也而根之所由其來遠矣先生曰古文篆籀曲盡而知之愧無隱焉隸草攸止今則未聞願以發明用祛昏惑曰至若程邈隸體因之罪隸以明其書樸畧微而歷禩增損亟以湮淪而淳善之流亦稱傳習首變其法巧拙相沿末之超絶史游制於急就創立草藁而不之能崔杜析理雖則豐妍潤色之

中失於簡約伯英重以省繁飾之銛利加之奮逸時言草聖首出常倫鍾太傅師資德昇馳騖曹蔡倣學而致一體真楷獨得精妍而前輩數賢遞相矛盾事則恭守無失儀則尚有瑕疵失之斷割逮乎王廙王洽逸少子敬剖析前古無所不工八體六文必揆其理俯於衆美會滋簡易制成今體乃窮奥旨先生曰於戲三才審位日月燭明固資異人一敷而化不然者何以臻妙無相奪倫父子聯鑣軌範後昆先生曰書法玄微其難品繪

今之優劣神用無方小學疑迷惕然將寤而吉迹之義其可闕乎曰無讓繁詞敢以終序法書要録

唐虞世南勸學篇

自古賢哲勤乎學而立其名若不學即没世而無聞矣且會稽之竹箭湛盧之斷割不括而羽之不淬而礪之終不見利用之材耳義之云耽翫之功積如邛山張芝學書池水盡墨當其雅趣求彼真意無圖其形容而滯於體質此貴乎志意專精必有誠應也余中宵之間遂

夢吞筆旣覺之後若在胸臆又因假寐見張芝指一道字用筆體法斯也足明至誠感神信有徵矣故羲之於山陰寫黃庭經感三台神降其子獻之於會稽山見一異人披雲而下左手持紙右手持筆以遺獻之獻之受而問之曰君何姓字復何遊處筆法奚施答曰吾象外為宅不變為姓常定為字其筆迹豈殊吾體邪獻之佩服斯言退而臨寫向逾三歲竟昧其微況乃不學乎羲之云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夫道者學以致之

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則去之逾遠矣不得其門而入雖勤苦而難成矣今立以君臣之體類以攻戰之勢將以近而喻遠必因筌而得免務欲成其體要啓其户牖庶將來君子思而勉之書苑菁華

唐虞世南筆髓論

叙體

文字經藝之本王政之始也倉頡象山川江海之狀龍蛇鳥獸之迹而立六書戰國政異俗殊書文各别秦患

多門約為八體後復訛謬凡五易焉然並不述用筆之妙及乎蔡邕張索之輩鍾繇衛王之流皆造意精微自悟其旨也

辨應

心為君妙用不窮故為君也手為輔承命竭股肱之用故也力為任使纖毫不撓尺寸有餘故也管為將帥處運用之道執生殺之權虛心納物守節藏鋒故也毫為士卒隨管任使跡不凝滯故也字為城池大不虛小不

孤故也

指意

用筆須手腕輕虛虞安吉云未解書意者一點一畫皆求象本乃轉自取拙豈成書耶太緩而無筋太急而無骨側管則鈍慢而肉多豎管直鋒則乾枯而露骨終其悟也麤而能鋭細而能壯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

釋真

筆長不過六寸捉管不過三寸真一行二草三指實掌
虛右軍云書弱紙強筆強紙弱筆強者弱之弱者強之
遲速虛實若輪扁斲輪不疾不徐得之於心應之以手
口所不能言也拂掠輕重若浮雲蔽於晴天波撆勾截
若微風搖於碧海氣如奔馬亦如朶鉤輕重出乎心而
妙用應乎手然則體約八分勢同章草而各有趣無間
巨細皆有虛散其鋒員豪蕤按轉易也豈真書一體篆
草章行八分等當覆腕上搶掠豪下開牽撆撥趯鋒轉

行草稍助指端鉤距轉腕之狀矣

釋行

行書之體畧同於真至於頓挫盤礴若猛獸之搏噬進退鉤距若秋鷹之迅擊故覆筆搶豪乃按鋒而直引其腕則内旋外拓而環轉紓結也旋豪不絶内轉鋒也加以掉筆聯豪若石璺玉瑕自然之理亦如長空游絲容曳而來往又以蟲網絡壁勁而復虛右軍云游絲斷而能續皆契以天真同於輪扁羲之又云每作一點畫皆

懸管桿之令其鋒開自然勁健矣

釋草

草即縱心奔放覆腕轉蹙懸管聚鋒柔毫外拓左爲外右爲内起伏連卷收攬吐納内轉藏鋒也既如舞袖揮拂而縈紆又若垂藤樛盤而繚繞蹙旋轉鋒亦如騰猨過樹逸虬得水輕兵追敵烈火燎原或體雄而不可抑或勢逸而不可止縱於狂逸不違筆意也義之云透嵩華兮不高踰懸壑兮能越或連或絶如花亂飛若雄若

强逸意而不相副亦何益矣但先緩引興心逸自急也仍接鋒而取興興盡則已又生撇鋒任豪端之奇象兔絲之縈結轉剔刓角多鈎篆體或如蛇形或如兵陣故兵無常陣字無常體矣謂如水火勢多不定故云字無常定也

契妙

字雖有質跡本無為稟陰陽而動靜體萬物以成形達性通變其常不主故知書道玄妙必資神遇不可以力

求也機巧必須心悟不可以目取也字形者如目之視也為目有止限由執字體既有質滯為目所視遠近不同如水在方圓豈由乎水且筆妙喻水方員喻字所視則同遠近則異故明執字體也字有態度心之輔也心悟非心合於妙也且如鑄銅為鏡非匠者之明假筆轉心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運思至微至妙之閒神應思徹又同鼓瑟輪音妙響隨意而生握管使鋒逸態逐毫而應學者心悟於至道則書契於無為苟涉浮華終懵

於斯理也 書苑菁華

唐褚遂良論書

用筆當如印印泥如錐畫沙使其藏鋒書乃沈著當其用鋒常欲透過紙背 書法鉤玄

唐歐陽詢用筆論

有翰林善書大夫言於寮故無名公子曰自書契之興篆隸滋起百家千體紛雜不同至於盡妙窮神作範垂代騰芳飛譽冠絕古今惟右軍王逸少一人而已然去

之數百年之内無人擬者蓋與天挺之性功力尚少用
筆運神未通其趣可不然歟公子從容斂衽而言曰僕
庸踈愚昧稟命輕微無禄代耕留心筆硯至如天挺功
力誠如大夫之説用筆之趣請聞其説大夫欣然而笑
曰此難能也子欲聞乎公子曰予自少及長凝情翰墨
每覽異體奇蹟未嘗不循環吟玩抽其妙思終日臨傚
至於晧首而無退倦也夫用筆之法急捉短搦迅牽疾
掣懸針垂露蠖屈蛇伸灑落蕭條點綴閑雅行行眩目

字字驚心若上苑之春花無處不發抑亦可觀是予用筆之妙也公子曰幸甚幸甚仰承餘論善無所加然僕見聞異於是輒以聞見便耽玩之奉對大賢座未敢抄說大夫曰與子同寮索居日久既有異同焉得不敘公子曰向之造次濫有斯言今切再思恐不足取大夫曰妙善異述達者共傳請不祕之麤陳梗槩公子安退位逡巡緩頰而言曰夫用筆之體會須鈎黏纔把緩紲徐收梯不虛發斫必有由徘徊俯仰容與風流剛則鐵畫

媚若銀鉤壯則啞吻而嶱嶫麗則綺靡而清遒若枯松之卧高嶺類巨石之偃鴻溝同鸞鳳之鼓舞等鵷鷺之沉浮髣髴兮若神仙來往宛轉兮似獸伏龍遊其墨或灑或淡或浸或燥遂其形勢隨其變巧藏鋒靡露壓尾難討忽正忽斜半真半草唯截紙稜撆捩窈紹務在經實無令怯少隱隱軫軫譬河漢之出衆星崑岡之出珍寶既錯落而燦爛復逯連而埽橑方員上下而相副繹絡盤桓而圍繞觀寥廓兮似察始登岸而逾好用筆之

趣信然可珍竊謂合乎古道大夫應聲而起行吟而歎曰夫遊畎澮者詎測溟海之深升培塿者寧知泰山之峻今屬公子吐論通幽洞微過鍾張之門入羲獻之室重光前哲垂裕後昆中心藏之盍棺乃止公子謝曰鄙說踈淺未足可珍忽枉話言不勝慚懼墨池編

唐歐陽詢傳授訣

每秉筆必在員正氣力縱橫重輕凝神靜慮當審字勢四面停均八邊具備短長合度麤細折中心眼準程踈

密敍正最不可忙忙則失勢次不可緩緩則骨癡又不可瘦瘦當形枯復不可肥肥即質濁細詳緩臨自然備體此是最要妙處貞觀六年七月十二日詢書付善奴授訣墨池編

唐王紹宗自論書

鄙夫書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耳嘗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嘗以予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聞虞被中畫腹與予正同唐書本傳

唐裴行儉自論

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輙書不擇筆墨而姸捷者予與虞世南耳唐書本傳

唐徐浩論書

周官內史敎國子六書書之源流其來尚矣程邈變隸體邯鄲傳楷法事則朴略未有功能厥後鍾善真書張稱草聖右軍行法小令破體皆一時之妙近古蕭永歐虞頗傳筆勢褚薛以降自鄶不譏矣然人謂虞得其筋

褚得其肉歐得其骨當矣夫鷹隼之乏彩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翬翟備色而翱翔百步肉豐而力沉也若藻曜而高翔書之鳳凰矣歐虞為鷹隼褚薛為翬翟焉歐陽率更曰蕭書出於章草頗為知言然歐陽飛白曠古無比浩自言余年在齠齔便工翰墨力不可強勤而愈拙區區碑石之間矻矻几案之上亦古人所恥吾豈忘情耶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則殷鑒不遠何學書為必以一時風流千里面目斯亦愈於博奕亞於文章矣初

學之際宜先筋骨筋骨不力肉何所附用筆之勢特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病且未去能何有焉字不欲踈亦不欲密亦不欲大亦不欲小小長令大大蹙令小踈肥令密密瘦令踈斯其大經矣筆不欲捷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側豎令平平峻使側捷則須安徐則須利如此則其大較矣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永師登樓不下四十餘年張公精熟號為草聖永師拘滯終著能名以此而言非一朝一夕所能盡美俗云書

無百日工蓋悠悠之談也宜白首攻之豈可百日乎 法書

要錄

唐釋懷素與顏真卿論書

懷素與鄔彤為兄弟常從彤受筆法彤曰張長史私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自是得奇怪草聖盡於此矣顏真卿曰師亦有自得乎素曰吾觀夏雲多奇峰輒常師之其痛快處如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又遇折壁之路一一自然真卿曰何如屋漏痕素起握公手曰得之

矣陸羽懷素別傳

唐蔡希綜論書

夫書匪獨不調端周正先藉其筆力始其作也須急回疾下鷹視鵬游信之自然猶鱗之得水羽之乘風高下恣情流轉無礙每字皆須骨氣雄强爽爽然有飛動之態屈折之狀如銅鐵為鉤牽掣之蹤若勁針直下主客勝負皆須姑息先作者主也後為者客也既搆筋力然後裝束必須舉措合則起發相承輕濃似雲霧往來舒

卷如林花間吐每書一紙或有重字亦須字字意殊子
頊嘗為一體書賦亦畧陳梗槩今復論之用臻其理夫
始下筆須藏鋒轉腕前緩後急字體形勢狀如蟲蛇相
鈎連意莫令斷仍須簡畧為尚不貴繁冗至如稜側起
伏隨勢所立大抵之意員規最妙其有誤發不可再摹
恐失其筆勢若字有點處須空中遥擲下其勢如高峰
墜石又下筆勢如放箭箭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然則
施於草跡亦須時時象其篆勢八分章草古隸等體要

相合雜發人意思若直取俗字則不能先發於牋豪若非靜思閑雅發於中慮則失其妙用也蔡希綜法書論

唐蔡希綜法書論

余家歷世皆傳儒素尤尚書法十九代祖東漢左中郎邕有篆籀八體之妙六世祖陳侍中景歷五世伯祖隋蜀王府記室君知咸能楷隸俱爲時所重從叔父右衛率府兵曹參軍有鄰繼於八體之蹟第四兄緱氏主簿希逸第七兄洛陽尉希寂並深工草隸頗爲當代所稱

也周宣王史籀作大篆秦始皇程邈改為隸書東漢上谷王次仲以隸書改為楷法仲又以楷法變為八分其後繼蹟者伯喈得之極元常或其亞草聖始自楚屈原章草興於漢宣帝楷法則曹喜師宜官梁鵠皇象羅景趙嗣邯鄲淳胡昭杜度窮草法則崔瑗崔寔張芝張昶索靖衛瓘衛恒羲獻宋齊之間王僧虔羊欣李鎮東蕭子雲蕭思話陶隱居永禪師唐房喬杜如晦楊師道裴行儉高士廉歐陽詢虞世南及陸東之褚遂良薛稷其

次有瑯琊王紹宗潁川鍾紹京范陽張庭珪亦深有意焉父兄子弟相繼其能者東漢崔瑗及寔弘農張芝與弟昶河東衛瓘及子恒潁川鍾繇及子會瑯琊王羲之及子獻之西河宋令文及子之遜東海徐嶠之及子浩蘭陵蕭誠及弟諒如是數公等並遭盛明之世得從容於筆硯始其學也則師資一同及爾成功乃菁華各擅亦猶綠葉紅華長松翠柏雖占雨露孕育於陰陽而盤錯森梢芊茸豔逸各入門自媚詎聞相下咸自我而作

古或因奇而立度若盛傳於代以為貽家之寶則八體之極是歸乎鍾蔡草隸之雄是歸乎張王此四賢者自數百載來未之逮也書苑 菁華

唐陸羽論徐顏二家書

徐吏部不授右軍筆法而體裁似右軍顏太保授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何也有博識君子曰蓋以徐得右軍皮膚眼鼻也所以似之顏得右軍筋骨心肺也所以不似王氏法書苑

唐人叙筆法

學書之初執筆為最益明於位置點畫便於墨道也須其良師口授天性自悟縱横落紙筆無虛發即能專成其勢大約虛掌實指平腕豎鋒意在筆前鋒行畫内心想字形輕重邪正各得其趣切須襟懷沉静自然思盈半矣待其功成即專勢況殊不可搨摸寫樣輕自取拙若藁草雜體掇筆往來懸管自在但取體勢雄壯不可拘其小節若畏懼生疑否臧不决運用迷于筆前振動

惑於手下師心固乎獨見弟子執其寡聞恥請問於智人忌藝能之勝已若欲造玄未之見也禁經云有攻無性神彩不生有性無攻神彩不變兼此二事然後得齊古人之景氣又云第一用筆第二識勢第三裹束三者兼備然後為書苟守一途即未為得張懷瓘云揖讓禮樂獻不及羲風神散逸羲不及獻證之於書藉其神彩也李嗣真云令之馳騖去聖逾遠徒識方員而迷點畫猶莊生之歎盲者易象之談日中終不見矣唐太宗與

漢王元昌褚遂良等皆受之史陵然褚首師虞後又學史乃謂陵曰此法更不可以教人是其妙處也陸東之受之於虞世南世南受之於智永皆有體法今人都不聞師範又自無鑒局雖古蹟昭然永不覺悟而執燕珉以為寶玩楚鳳而稱珍不亦謬哉褚河南云良師不遇歲月徒往今之能者時見一斑忽不悟者終身瞑目蓋書非口傳手授而云能知者未之見也書苑菁華

唐柳公權筆法對

穆宗問柳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帝改容悟其以筆諫也唐書柳公權傳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七十三

錢唐倪濤撰

歷朝書論三

唐孫過庭書譜

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絶晉末稱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為絶倫其餘不足觀可謂鍾張云没而羲獻繼之又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

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此乃推張邁鍾之意也考其
專擅雖未果於前規撫以兼通故無慙於即事評者云
彼之四賢古今特絶而今不逮古古質而今妍夫質以
代興妍因俗易雖書契之作適以記言而淳醨一遷質
文三變馳騖沿革物理常然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
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何必易雕宫於穴處反玉輅
於椎輪者乎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猶逸少之不及鍾
張意者以為評得其綱紀而未詳其始卒也且元常專

工於隸書伯英尤精於草體彼之一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真比真則長草雖專工少劣而博涉多優總其終始匪無乖互謝安素善尺牘而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録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為恨安嘗問子敬卿書何如右軍答曰故當勝安曰物論殊不爾子敬又答時人那得知敬雖權以此辭折安所鑒自稱勝父不亦過乎且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參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麤傳楷則實恐

未克箕裘況乃假托神仙耻崇家範以斯成學孰愈面牆後羲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書易其處私為不惡羲之還見乃嘆曰吾去時真大醉也敬乃内慙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别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或疑焉余志學之年留心翰墨味鍾張之餘烈挹羲獻之前規極慮專精時逾二紀有乖入木之術無間臨池之志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資鸞舞蛇驚之態絶岸頽峰之勢臨危據高之形或

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
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若衆星之列河漢同自然
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信可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翰
不虛動下必有由一畫之間變伏起於鋒杪一點之内
殊衄挫於毫芒況云積其點畫乃成其字曾不旁窺尺
牘俯習寸陰引班超以為辭援項籍而自滿任筆為體
聚墨成形心昏擬效之方手迷揮運之理求其姸妙不
亦謬哉然君子立身務修其本揚雄謂詩賦小道壯夫

不為況復溺思毫釐淪精翰墨者也夫潛神對奕猶標坐隱之名樂志垂綸尚體形藏之趣詎若功定禮樂妙擬神仙猶挻埴之罔窮與工鑪而並運好異尚奇之士翫體勢之多方窮測微妙之夫得推移之奥賾著述者假其糟粕藻鑒者挹其精華固義理之會歸信賢達之兼善者矣存精寓賞豈徒然歟而東晉士人互相陶淬至於王謝之族郗庾之倫縱不盡其神奇咸亦挹其風味去之兹永斯道愈微方復聞疑稱疑得末行末古今

殊絶無所質問設有所會緘祕已深遂令學者茫然莫知領要徒見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或乃就分布於累年向規矩而猶遠圖真不悟習草將迷假令薄解草書麤傳隸法則好溺偏固自閡通規詎知心手會歸若同源而異派轉用之術猶共樹而分條者乎加以趣事適時行書為要題勒方富真乃居先草不兼真殆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情性草以點畫為情性使轉為形質草乖使轉不能成字真

虧點畫猶可記文迴互雖殊大體相涉故亦旁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飛白若豪釐不察則胡越殊風馬至如鍾繇隸奇張芝草聖此乃專精一體以致絕倫伯英不真而點畫狼籍元常不草而使轉縱橫自茲以降不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專精也雖篆隸草章工用多變濟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險而便然後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

驗燥濕之殊節千古依然體老壯之異時百齡俄頃嗟乎不入其門詎窺其奧者也又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彫踈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狥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榮筆暢暢無不適

蒙無所從當仁者得意忘言罕陳其要企學者希風叙妙雖述猶疎徒立其功未敷厥旨不揆庸昧輒效所明庶欲弘既往之風規導將來之器識除繁去濫覩迹明心者焉代有筆陣圖七行中畫執筆圖手貌乖舛點畫湮訛頃見南北流轉疑是右軍所製雖則未詳真偽尚可發啟童蒙既常俗所存不藉編録至于諸家勢評多涉浮華莫不外狀其形内迷其理今之所撰亦無取焉若乃師宜官之高名徒彰史牒邯鄲淳之令範空善繼

緗暨乎崔杜以來蕭羊已往代祀綿遠名氏滋繁或藉
甚不渝人亡業顯或憑附增價身謝道衰加以糜蠹不
傳搜秘將盡偶逢鑒賞時亦罕窺優劣紛紜殆難覼縷
其有顯聞當代遺跡見存無俟抑揚自標先後且六文
之作肇自軒轅八體之興始於嬴政其來尚矣厥用斯
弘但今古不同妍質懸隔既非所習又亦畧諸復有龍
蛇雲露之流龜鶴花英之類乍圖真於率爾或寫瑞於
當年巧涉丹青工虧翰墨異夫楷式非所詳焉代傳羲

之與子敬筆勢論十章文鄙理踈意乖言拙詳其旨趣殊非右軍且右軍位重才高調清詞雅聲塵未泯翰牘仍存觀夫致一書陳一事造次之際稽古斯在豈有貽謀令嗣道叶義方章則頓虧一至於此又云與張伯英同學斯乃更彰虛誕若指漢末伯英時代全不相接必有晉人同號史傳何其寂寥非訓非經宜從集擇夫心之所達不易盡於名言言之所通尚難形於紙墨粗可髣髴其狀綱紀其辭冀酌希夷取會佳境闕而未逮請

俟將來今撰執使轉用之由以祛未悟執謂深淺長短之類是也使謂縱横牽掣之類是也轉謂鈎環盤紆之類是也用謂點畫向背之類是也方復會其數法歸于一途編列衆工錯綜羣妙舉前人之未及啓後學於成規窺其根源析其枝派貴使文約理贍迹顯心通披卷可明下筆無滯詭辭異説非所詳焉然今之所陳務裨學者但右軍之書代多稱習良可據為宗匠取立指歸豈惟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致使摹搨日廣研習歲

滋先後著名多從散落歷代孤絕非其效歟試言其繇略陳數意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讚太史箴蘭亭集叙告誓文斯並代俗所傳真行絕致者也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讚則意涉瓌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史箴又縱横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誡誓情拘意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嘽嗳之奏馳神雎渙方思藻繪之文雖其目擊道存尚或心迷意舛莫不强名為體共習分驅豈知情動形

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既失其情
理乖其實原夫所致安有體哉夫運用之方雖由己出
規模所設信屬目前差之豪氂失之千里苟知其術適
可兼通心不厭精手不忘熟若運用盡於精熟規矩諳
於胸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後蕭洒流落翰逸神飛
亦猶弘羊之心預乎無際庖丁之目不見全牛嘗有好
事就吾求習乃吾麤舉綱要隨而授之無不心悟手從
言忘意得縱未窺於衆術斷可極於所臨矣若思通楷

則少不如老學成規矩老不如少思則老而逾妙學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時時然一變極其分矣至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不及中則過之後乃會通之際人書俱老仲尼云五十知命七十從心故以達夷險之情體權變之道亦猶謀而後動動不失宜時然後言言必中理矣是以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子敬已下莫不鼓努為力標置成

體豈獨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懸隔者也或有鄙其所作或乃矜其所運自矜者將窮性域絶於誘進之途自鄙者尚屈情涯必有可通之理嗟乎蓋有學而不能未有不學而能者也考之即事斷可明焉然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作剛柔以合體忽勞逸以分軀或恬澹雍容內涵筋骨或折挫槎枿外曜鋒芒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況擬不能似察不能精分布猶踈形骸未檢躍泉之態未覩其妍窺井之談已聞其醜縱欲唐突羲獻誣妄鍾

張安能掩當年之目杜將來之口慕習之輩尤宜慎諸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勁疾不能迅速翻效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於遲終爽絶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詎名賞會非其心閑手敏難以兼通者焉假令衆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既存矣而遒潤加之亦猶枝幹扶踈凌霜雪而彌勁花葉鮮茂與雲日而相輝如其骨力偏多遒麗蓋少則若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云闕

而體質存焉若遒麗居優骨氣將劣譬夫芳林落蕋空照灼而無依蘭沼飄萍徒青翠而奚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為姿質直者則徑侹不遒剛狠者又崛強無潤矜斂者弊於拘束脫易者失於規矩溫柔者傷於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於滯澀遲重者終於蹇鈍輕瑣者染於俗史斯皆獨行之士偏翫所乖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況書之為妙近取諸

身假令運用未周尚虧工於祕奥而波瀾之際已濬發於靈臺必能旁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之理鎔鑄蟲篆陶均草隸體五材之並用儀形不極象八音之迭起感會無方至若數畫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為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准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遣不恒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圓遁鉤繩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窮變態於毫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楷則自可背羲獻而

無失違鍾張而尚工譬夫絳樹青琴殊姿共豔隨珠和
璧異質同妍何必刻鵠圖龍竟慙真體得魚獲兔猶悋
筌蹄聞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已有龍泉之
利然後議於斷割語過其分實累樞機吾嘗靜思作書
謂爲甚合時稱識者輙以引示其中巧麗曾不留目或
有誤失翻被嗟賞既昧所見尤喻所聞或以年職自高
輕致陵誚余乃假之以緗縹題之以名目則賢者改觀
愚夫繼聲競賞毫末之奇罕議鋒端之失猶惠侯之好

僞似葉公之懼真是知伯子之息流波蓋有由矣夫蔡邕不謬賞孫陽不妄顧者以其玄鑒精通故不滯于耳目也向使奇音在爨庸聽驚其妙響逸足伏櫪凡識知其絶羣則伯喈不足稱伯樂未可尚也至若老姥遇題扇初怨而後請門生獲書机父削而子懊知與不知也夫士屈於不知已而伸于知已彼不知也曷足怪乎故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之則不足以為道也豈可執冰而咎夏

蟲哉自漢魏以來論書者多矣妍媸雜揉條目糾紛或重述舊章了不殊於既往或苟興新説竟無益於將來徒使繁者彌繁闕者仍闕今撰為六篇分為兩卷第其工用名曰書譜庶使一家後進奉以規模四海知音或存觀省緘秘之㫖余無取焉垂拱三年寫記書譜

張懷瓘文字論

天地無全功萬物無全用妙理何可備該常歎書不盡言僕雖知之於言古人得之於書且知者博於聞見或

能知得者非假以天資必不能得是以知之與得又書之比言俱有雲塵之懸所令自評敢違雅意夫鍾王真行一今一古各有自然天骨猶千里之迹邈不可追今之自量可以比於虞褚而已其草諸賢未盡之得惟張有道創意物象近於自然又精熟絶倫是其長也其書勢不斷絶上下鉤連雖能如鐵並集若不能區别二家尊㓜混雜百年檢採可知是其短也夫人識在賢明用在斷割不分涇渭餘何足云僕今所制不師古法採文

墨之妙有索萬物之元精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雖迹在塵壤而志出雲霄靈變無常務於飛動或若擒虎豹有強梁拏攫之形執蛟螭見蚴蟉盤旋之勢探彼意象如此規模忽若電飛或疑星墜氣勢生乎流便精魄出於鋒芒如觀之欲其駭目驚心肅然凜然殊可畏也數百年內方擬獨步其間自評若斯僕未審何如也法書要録

唐張懷瓘六體書論

臣聞形見曰象書者法象也心不能妙探於物墨不能

曲盡於心慮以圖之勢以生之氣以和之神以肅之合而裁成隨變所適法本無體貴乎會通觀彼遺蹤悉其微旨雖寂寥千載若面奉徽音其趣之幽深情之比興可以默識不可言宣亦猶冥密鬼神有矣不可見而以知啓其玄關會其至理即與大道不殊夫經是聖文尚傳而不秘書是妙跡乃秘而不傳存殁光榮難以過此誠不朽之盛事

大篆者廣乎古文法於鳥跡若鸞鳳奮翼虬龍掉尾或

花萼相承或枯葉敷暢勁直如矢宛曲若弓銛利精微同乎神化史籀是其祖李斯蔡邕為其嗣小篆者或鏤纖盤屈或懸針狀貌鱗羽參差而互進珪璧錯落以爭明其勢飛騰其形端儼李斯是祖曹喜蔡邕為嗣八分者點畫發動體骨雄異作威投戟騰氣揚波貴逸尚奇探靈索妙可謂蔡邕為祖張昶皇象為子鍾繇索靖為孫隸書者字皆真正曰真書大率真書如立行書如行草書如走其於舉趣蓋有殊焉夫學草行分不一二天

下老幼悉習真書而罕能至其最難也鍾繇法於大篆措思神妙得其古風亦有不足傷於疎瘦王羲之比鍾繇鋒芒峻勢多所不及於增損則骨肉相稱潤色則婉態妍華易乃過也王獻之遠減於父鋒芒往往直筆而已鋒芒者若犀象之有牙角婉態者若蛟龍之恣盤游夫物負陰而抱陽書亦外柔而內剛緩則乍纖急則若滅修短相異巖谷相傾嶮不至崩跌不至失此其大畧也可謂元常為兄逸少為弟子敬為息行書者不真不

草晨雞跟蹡而將飛暮鵶聯翩而欲下貴其承蹋不絶氣候通流逸少則動合規儀調諧金石天姿神縱無以寄辭子敬不能純一或行草雜糅便者則為神會之間其鋒不可當也宏逸遒健過於家尊可謂子敬為孟逸少為仲元常為季草書者乃文字之末而伯英創意庶乎文字之先其功鄰乎篆籀探乎萬象取其元精至於形似最為近也字勢生動宛若天然實得造化之姿神變無極然草法貴在簡易而此公傷於太簡也逸少雖

損益合宜其於風骨精熟去之尚遠伯英是其祖逸少子敬為嗣若乃無所不通獨質天巧耀今抗古百代流行則逸少為最所以然者古質今文世賤質而貴文文則易俗合於情深識者必考之古乃先其質而後其文質者如經文者如緯若鍾張為枝榦二王為花葉美則美矣如彼桃李戛兮鏗兮合乎宮徵磊落崑山之石嵯峨碧海之波奔則激電飛空頓則懸流注壑雖貫珠之一一亦行雁之聯聯求之於希微見之於無物或儼乎

其容或斂兮若樸或渙兮若冰之將釋然後為得矣故學真者不可不兼鍾學草者不可不兼張此皆書之骨也如不參二家之法欲求於妙不亦難乎若有能越諸家之法度草隸之規模獨照靈襟超然物表學乎造化創開規矩不然不可不兼乎鍾張也蓋無獨斷之明則可詢於衆議捨短從長固鮮有敗書亦探諸家之美況不遵其祖先乎法書要録

張懷瓘評書藥石論

夫馬筋多肉少為上肉多筋少為下書亦如之今之書人或得肉多筋少之法薰蕕同器十年不分寧知不有藏其知能混其體法雷同賞譽或使之然至如馬之羣行驥子不出其外列拖銜策方知逸足含識之物皆欲骨肉相稱神貌洽然若筋骨不任其脂肉在馬為駑駘在人為肉疾在字為墨猪推其病狀未即已也非醫緩不能為之惟題署及八分則肥密可也自此之外皆宜蕭散恣其運動然能之至難鑒之不易精察之者必若

庖丁解牛目無全形析枝分理其有一點一畫意態縱
横偃亞中間綽有餘裕結字峻秀類於生動幽若深遠
煥若神明以不測為量者書之妙也是曰無病勤而行
之益佳其有方濶齊平支體肥腯布置逼仄有所不容
稜角且形況復無像神貌懵然氣候蔑然以濃淡為華
者書之困也是曰病甚要須毒藥以攻之古文篆籀書
之祖也都無角節將古合道理亦可明益欲方而有規
圓不失矩亦猶人之指腕促則如指之拳賒則如腕之

屈理須裹之以皮肉若露筋骨是乃病也豈曰壯哉書亦須用圓轉順其天性若驟成稜角是乃病也豈曰力哉夫良工理材斤斧無迹才子叙事潛刃其間書能入流含於和氣宛與理會曲若天成刻角耀鋒無利餘害萬事拙者易能者難童蒙書有稜角豈謂能也若始疎而終密者則大同始密而終疎者則大異故小人甘以壞君子淡以成耀俗之書甘而易入乍觀肥滿則悦心開目亦猶鄭聲之在聽也稜角者書之弊薄也脂肉者

書之滓穢也嬰斯病弊須訪良醫滌蕩心胸除其煩憒古人妙跡用思沉鬱自非冥搜不可得見夫學鍾王尚不繼虞褚況它者哉

唐韓愈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之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

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
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
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
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鬬
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
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
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見其能旭也為旭
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鬬進有得有

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唐李肇論書

懷素書工瘦張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勁難工 唐國史補

唐張敬玄論書

法成之後字體各有管束一字管兩字如此管一行一行管兩行兩行管三行如此管一紙凡此皆學者所當知也王氏法書苑

唐釋亞棲論書

凡書通即變王變白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永禪師褚遂良顏真卿李邕虞世南等並得書中法後皆自變其體以傳後世俱得垂名若執法不變縱能入石三分亦被號為書奴終非自立之體是書家之大要書法

鈎玄

宋

宋歐陽修試筆

學書為樂　蘇子美嘗言明窻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佳處若以為樂則自是有餘

學書消日　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以來漸已廢

去或厭而不為或好之未厭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厭者書也至於學字為於不倦時往往可以消日乃知昔賢留意於此不為無意也

學書作故事　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時便為故事

學真草書　自此以後隻日學草書雙日學真書真書兼行草書兼楷十年不已當得名然虛名已得而真

氣耗矣萬事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為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為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為物所樂之心

學書費紙　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曩時嘗見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康太原人世以晉人喜嗇資談笑信有是哉吾年向老亦不欲多耗用物誠未足以有益於人然衰年志思不壯於事少能快然亦其理耳

學書工拙　每書字自嫌其不佳而見者或稱其可取嘗有初不自喜隔數日視之頗若有可愛者然此初欲寓其心以消日何用較其工拙而區區於此遂成一役之勞豈非人心蔽於好勝耶

作字要熟　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樂事然患少暇豈其於樂處常不足耶

用筆之法　蘇子美嘗言用筆之法此乃柳公權之法也亦嘗較之斜正之間便分工拙能知此及虛腕則

義獻之書可以意得也因知萬事有法揚子雲云斷
木為棋刓革為鞠亦皆有法豈正得此也

蘇子美論書　蘇子美喜論用筆而書字不迨其所論
豈其力不副其心耶然萬事以心為本未有心至而
力不能者余獨以為不然此所謂非知之難而行之
難者也古之人不虛勞其心力故其學精而無不至
蓋方其幼也未有所為時專其力於學書及其漸長
則其所學漸近於用今人不然多學書於晚年所以

與古人不同也

蘇子美蔡君謨書　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絶近年蔡君謨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為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十餘年竟如何哉

李邕書　余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謂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余雖因

邕書得筆法然為字絕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耶因見邕書追求鍾王以來字法皆可以通然邕書未必獨然凡學書者得其一可以通其餘余偶從邕書而得之耳

風法華　往時有風法華者偶然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久而禍福或應豈非好怪之士為之遷就其事耶余每見筆輒書故江隣幾比余為風法華 六一題跋

宋歐陽修書蔡君謨茶録後

善為書者以真楷為難而真楷又以小字為難羲獻以來遺跡見於今者多矣小楷惟樂毅論一篇而已今世俗所傳出故高紳學士家最為真本而斷裂之餘僅存者百餘字耳此外吾家率更所書溫彥博墓銘亦為絶筆率更書世固不少而小字亦止此而已以此見前人於小楷難工而傳於世者少而難得也君謨小字新出而傳者二集古録目序横逸飄發而茶録勁實端嚴為體雖殊而各極其妙蓋學之至者意之所到必造其精

予非知書者以接君謨之論久故亦麤識其一二焉 六一

題跋

宋蔡襄論書

鍾王索靖法相近張芝又離為一法今書有規矩者王索其雄逸不常者皆本張也旭素盡出此流蓋其天資近者學之易得門戶學書之要唯取神氣為佳若模象體勢雖形似而無精神乃不知書者所為耳嘗觀石鼓文愛其古質物象形勢有遺思焉及得原叔鼎器銘又

知古之篆文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唯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裁得一體故古文所見止此惜哉

唐初二王筆跡猶多當時學者莫不依倣今所存者無幾然觀歐虞褚陸號為名書其結約字法皆出王家父子學大令者多放縱而羲之投筆處皆有神妙予嘗謂篆隷正書與草行通是一法吴道子善畫而張長史師其筆法豈有異哉然其精麤繫性之利鈍學之淺深古

人有筆塚墨池之說當非虛也蔡忠惠公集

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而至於行草亦不離乎楷正張芝與旭變怪不常出於筆墨蹊徑之外神異有餘而與義獻異矣襄近年麤知筆意而力已不及烏足道哉君謨語録

宋蘇軾論書

筆墨之迹託於有形有形則有弊苟不至於無而自樂於一時聊寓其心忘憂晚歲則猶賢於博奕也雖然不

假外物而有守於內者聖賢之高致也惟顏子得之

書必有神氣骨肉血五者闕一不為成書也

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為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能莊語而輒放言無足道也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歐陽文忠公謂余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此語最妙方其運也左右前後却不免敧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柳誠懸之說良是

人貌有好醜而君子小人之態不可掩也言有辨訥而

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亂也

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寛綽而有餘

獻之少時學書逸少從後取其筆而不可知其長大必能名世獻以為知書不在於筆牢浩然聽筆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為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獨以其小兒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筆不然則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書也

筆成塚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獻之筆禿千管墨磨萬錠不作張芝作索靖

書初無意於佳乃佳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要是出於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時亦有意於學此弊之極遂至於周越仲翼無足怪者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王荆公書得無法之法然不可學無法故僕書盡意作

之似蔡君謨稍得意似楊風子更放似言法華歐叔弼云子書大似李北海予亦自覺其如此世或以爲似徐浩書者非也

古人得筆法有所自張長史以劍器容有是理雷太簡乃云聞江聲而筆法進文與可亦言見蛇鬬而草書長此殆謬矣

宋蘇軾和子由論書詩

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嘗謂不學可貌

妍容有顰壁美何妨楷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好之每自譏不學子亦頗書成輙棄去繆被旁人裹皆云本闊落結束入細麼子詩亦見推語重未敢荷邇來又學射力薄愁官笴多好竟無成不精安用夥何當自屏去萬事付嬾惰吾聞古書法守駿莫如跛世俗筆苦驕衆中强嵬騀鍾張忽已遠此語與時左東坡集

宋黄庭堅論書

東坡先生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寛綽而

有餘如東方朔畫像贊樂毅論蘭亭禊事詩叙先秦古器科斗文字結密而無間如焦山崩崖瘞鶴銘永州磨崖中興頌李斯嶧山刻秦始皇及二世皇帝詔近世兼二美如楊少師之正書行草徐常侍之小篆此雖難為俗學者言要歸畢竟如此如人眩時五色無主及其神澄意定青黄皂白亦自粲然字書時時臨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惟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路

王氏書法以為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葢言鋒藏筆中意在筆前耳承學之人更用蘭亭永字以開字中眼目能使學家多拘忌成一種俗氣要之右軍二言羣言之長也

學書端正則窘於法度側筆取妍往往工左尚病右古人作蘭亭叙孔子廟堂碑皆作一淡墨本葢見古人用筆迴腕餘勢若深墨本但得筆中意可耳今人但見深墨本收書鋒芒故以舊筆臨倣不知前輩書初亦有鋒

鍔此不傳之妙也淡墨碑銘

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他異但能用筆耳

草書妙處須學者自得學久乃當知之墨池筆冢非傳者妄也

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子妝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也

學書須要胷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

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

余嘗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

余嘗評書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至如右軍如涅槃經說伊字具三眼也此事要須人自體會得

凡學書欲先學用筆用筆之法欲雙鈎回腕掌虛指實以無名指倚筆則有力古人學書不盡臨摹張古人書於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時筆隨人意學字既成且養

於心中無俗氣然後可作以示人為楷式凡作字須熟觀魏晉人書會之於心自得古人筆法也欲學草書須精真書知下筆向背則識草書法不難工矣

肥字須要有骨瘦字須要有肉古人學書學其二處今人學書肥瘦皆病又常偏得其人醜惡處如令人作顏體乃其可慨然者

楷法欲如快馬入陣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也

書字雖工拙在人要須年高手硬心意閑澹乃入微耳

余在黔南未甚覺書字緜弱及移戎州見舊書多可憎
大槩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沈著痛快之
語但難為知音耳
元符二年三月十二日試宣城諸葛方散筆覺筆意與
黔州時書李太白白頭吟筆力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後
百年如有别書者乃解余語耳張長史折釵股顔太師
屋漏法王右軍錐畫沙印印泥懷素飛鳥出林驚蛇入
草索靖銀鈎蠆尾同是一筆法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

耳若有心與能者爭衡後世不朽則與書工藝史同功矣

幼安弟喜作草求法於老夫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嘗一事横於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人舞中節拍人歎其工舞罷則又蕭然矣幼安然吾言乎

余寓居開元寺之怡偲堂坐見江山每於此中作草似

得江山之助然顛長史狂僧皆倚酒而通神入妙余不飲酒忽十五年雖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筆處時時蹇蹶計遂不得復如醉時書也顧況詠白髮出嫁宮人云凖擬人看似舊時山谷草書無乃似之

鼂美叔嘗背議予書唯有韻耳至於右軍波戈點畫一筆無也有附予傳若言於陳留予笑之曰若美叔即與右軍合者如優孟抵掌說談迺是孫叔敖耶往嘗有邱敬和者摹放右軍書筆意亦潤澤便為繩墨所縛不得

左右予嘗贈之詩中有句云字身藏穎秀勁清問誰學之果蘭亭大字無過瘞鶴銘晚有石崖頌中興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不知美叔嘗聞此論乎

往年定國常謂予書不工書工不工大不足計較事由今日觀之定國之言誠不謬也蓋字中無筆如禪句中無眼非深解宗理者未易及此古人有言大字無過瘞鶴銘小字莫學癡凍蠅隨人學人成舊人自成一家始

逼真今人字自不按古體惟務排疊字勢悉無所法故學者如登天之難凡學字時先當雙鈎用兩指相疊蹙筆壓無名指高提筆令腕隨己意左右然後觀人字格則不患其難矣異日當成一家之法焉

宋黄庭堅與宜春朱和叔論書

凡書之害姿媚是其小疵輕佻是其大病直須落筆一一端正至於放筆自然成行草則雖草而筆意端正最忌用意裝綴便不成書山谷老人刀筆

宋雷太簡江聲帖

予少年時學右軍樂毅論鍾東亭賀平賊表歐陽率更九成宫醴泉銘褚河南聖教序魏庶子鄭知運碑顔太師家廟碑後又見顔行書馬病乞米蔡明遠帖苦愛重但自恨未及其自然近刺雅州晝卧郡閣因聞平羌江瀑漲聲想其波濤番番迅駃掀搕高下蹙逐奔走之狀無物可寄其情遽起作書則心中之想盡出筆下矣噫鳥迹之始乃書法之宗皆有狀也唐張顛觀飛蓬驚沙

公孫大娘舞劍懐素觀雲隨風變化顔公謂豎畫法折釵股不如屋漏痕斯師法之外皆其自得者也予聽江聲亦有所得乃知斯説不專為草聖但通論筆法已欽伏前賢之言果不相欺耳墨池編

宋文同論草書

余學草書凡十年終未得古人用筆相傳之法後因見道上鬭蛇遂得其妙乃知顛素之各有所悟然後至於此耳

宋張耒論書

唐世秉筆之士工書者十九蓋魏晉以來風俗相承家傳世習故易為工也下及懿僖昭哀衰亡之亂宜不暇矣接乎五代九州分裂然士大夫長於干戈橫屍血刃之間時時有以揮翰知名於世者豈又唐之餘習乎如王文襄之小篆李鶚之楷法楊凝式之行草皆足以成家自名至於羅紹威錢俶武人驕將酣樂於富貴者其字畫皆有過人及宋一天下於今百年學者優游之時

翰墨不宜無人而求如五代時數子者世不可得豈其忽而不為乎將俗尚苟簡遂廢而不振乎抑亦難能而罕至乎往時蘇子美兄弟皆以行草見稱於時至今殘編斷簡人間藏以為寶自二子亡君謨繼之非獨時人無與為比前世能者亦罕過也君謨所書亦多為世所寶而荔枝譜永城縣學記特又其精者是可珍也故聊志之宛邱集

宋程頤論書

某學書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即此是學 明道先生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七十四　　錢唐倪濤撰

歷代書論四

宋高宗翰墨志

余自魏晉以來至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瘦或遒緊而不回或秀異而特立衆體備於筆下意間猶存於取舍至若禊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横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懐也法書中唐

人硬黄自可喜若其餘紙札俱不精乃托名取售然右軍在時已苦小兒輩亂真況流傳歷代之久贋本雜出固不一幅鑒定者不具眼目所以去真益遠惟識者久於其道當能辨也

余每得右軍或數行或數字手之不置初若食蔗㖡間少甘則已末則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於心手頃自束髮即喜攬筆作字雖屢易典刑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凡五十年間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捨

筆墨故晚年得趣橫斜平直隨意所適至作尺餘大字
肆筆皆成每不介意至或膚腴瘦硬山林邱壑之氣則酒
後頗有佳處古人豈難到也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善鍾法能正
書入妙王逸少師之杜甫謂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
過王右軍也

本朝士人自國初至今殊乏以字畫名世縱有不過一
二數誠非有唐之比然一祖八宗皆喜翰墨特書大書

飛白分隸加賜臣下多矣余四十年間每作字因欲鼓動士類為一代操觚之盛以六朝居江左皆南中士夫而書名顯著非一豈謂今非若此視書漠然略不為意果時移事異習尚亦與之污隆不可力回也

評書謂羊欣書如婢作夫人舉止羞澁不堪位置而世言米芾喜效其體蓋米法敧側頗協不堪位置之意聞薛紹彭嘗戲米曰公效羊欣而評者以婢比欣公豈俗所謂重儓者耶

本朝承五季之後無復字畫可稱太宗皇帝始搜羅法書備盡求訪當時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時譽猶恨絕無秀異至熈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製方入格律欲度驊騮終以駸駸不為絕賞繼蘇黄米薛筆勢瀾翻各有趣向然家雞野鵠識者自有優劣猶勝泯然與草木俱腐者

前人多能正書而後草書葢二法不可不兼有正則莊嚴端重結密得體若大臣冠劍儼立廊廟草則騰蛟起

鳳振迅筆力穎脫豪舉終不失真所以齊高帝與王僧虔論書謂我書何如卿僧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三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是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故知學書者必知正草二體不當闕一所以鍾王輩皆以此榮名不可不務也

晉起太極殿謝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為萬代寳當時名士已愛重若此而唐人評獻之謂雖有父風殊非新巧字勢疎瘦如枯木而無屈伸若餓隷而無放縱鄙之乃

無佳處豈唐人能書者衆而好惡遂不同如是耶

米芾得能書之名似無負於海内芾於真楷篆隸不甚工惟於行草誠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筆端故沈著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當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過得外貌高視闊步氣韻軒昂殊未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醖釀風骨自然超逸也昔人謂支遁道人愛馬不韻支曰貧道特愛其神駿耳余於芾字亦然又芾之詩文詩無蹈襲出風煙之上覺其詞翰固有

凌雲之氣覽者當自得

士人作字有真行草隸篆五體往往篆隸各成一家真行草自成一家者以筆意本不同每拘於點畫無放意自得之蹟故別為户牖若通其變則五者皆在筆端了無閡塞惟在得其道而已非風神穎悟力學不倦至有筆塚硯山者似未易語此

世有絳帖潭帖臨江帖此三書絳本已少惟潭帖為勝者以錢希白所臨本也希白於字畫得佳處故於二王

帖尤邃若臨江則失真遠矣又淳化帖大觀帖當時以晉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擇善者刻之悉出上聖規模故風骨意象皆存在識者鑒裁而學者悟其趣爾
士於書法必先學正書者以八法皆備不相附麗至側字亦可正讀不渝本體蓋隸之餘風若楷法既到則肆筆行草間自然於二法臻極煥乎妙體了無缺軼反是則流於塵俗不入識者指目矣吾於次叙得之因筆其梗槩

草書之法昔人用以趨急速而務簡易刪難損煩省複為單誠非蒼史之蹟但習書之餘以精神之運識思超妙使點畫不失真為尚故梁武謂赴急書不失蒼公鳥蹟之意顧豈皂吏所能為也又其叙草大畧雖趙壹非之似未易重輕其體勢兼昔人自製草書筆悉用長毫以利縱舍之便其為得法必至於此

書學之獘無如本朝作字真記姓名爾其點畫位置殆無一毫名世先皇帝尤喜書致立學養士惟得杜唐稽

一人餘皆體倣了無神氣因念東晉渡江後猶有王謝

而下朝士無不能書以擅一時之譽彬彬盛哉至若紹

興以來雜書遊絲書惟錢塘吳説篆法惟信州徐兢亦

皆碌碌可嘆其弊也

昔人論草書謂張伯英以一筆書之行斷則再聯續蟠

屈拏攫飛動自然筋骨心手相應所以率情運用略無

留礙故譽者云應指宣事如矢發機霆不暇擊電不及

飛皆造極而言創始之意也後世或云忙不及草書者

豈草之本旨哉正須翰動若馳落紙雲煙方佳耳
士人於字法若少加臨池之勤則點畫便有位置無面
牆信手之愧前人作字煥然可觀者以師古而無俗韻
其不學臆斷悉掃去之因念字之為用大矣哉於精筆
佳紙遺數十言致意千里孰不改觀存歎賞之心以至
竹帛金石傳於後世豈止不泯又為一代文物亦猶今
之視昔可不務乎偶試筆書以自識
唐何延年謂右軍永和中與太原孫承公四十有一人

修祓禊擇毫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絶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就中之字有二十許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如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百十本終不及此余謂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百十本無如者恐此言過矣右軍他書豈減禊帖此帖字數比他書最多若千文文錦卷舒展玩無不滿人意軫在心目不可忘非若其他尺牘數行數十字如寸錦片玉玩之易盡也

本朝自建隆以後平定僭偽其間法書名跡皆歸秘府
先帝時又加採訪賞以官聯金帛至遣使詢訪頗盡探
討命蔡京梁師成黄冕輩編類真贋紙書縑素備成卷
帙皆用皂鵲木錦褾褫白玉珊瑚為軸祕在内府用大
觀政和宣和印章其間一一印以秦璽書法為寶後有
内府印褾題品次皆宸翰也捨此褾軸悉非珍藏其次
儲於外祕余自渡江無復鍾王真跡間有一二以重賞
得之褾軸字法亦顯然可驗

智永禪師逸少七代孫克嗣家法居永欣寺閣三十年臨逸少真草千文擇八百本散在浙東後并禊帖傳弟子辨才唐太宗三名恩錫甚厚求禊帖終不與善保家傳抑可重也余得其千文藏之

楊凝式在五代最號能書每不自檢束號楊風子人莫測也其筆札豪拔傑出風塵之際歷後唐周漢卒能全身名其智與字法亦俱高矣在洛中往往有題記平居好事者并壁匣置坐右以為清玩

余嘗謂甚哉字法之微妙功均造物迹出窈冥未易以點畫之工便為至極蒼史始意演幽發為聖跡勢合卦象德該神明開闔形制化成天下至秦漢而下諸人悉胸次萬象布置模範想見神遊八表道冠一時或帝子神孫廊廟才器稽古入妙用智不分經明行修操尚高潔故能發為文字照映編簡至若虎視狼顧龍駭獸奔或草聖草賢或絶倫絶世宜合天矩觸塗造極非夫通儒上士詎可語此豈小智自私不學無識者可言也

宋米芾海岳名言

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惟家藏真蹟跋尾間或有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既貯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為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也

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捉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圓筆頭如蒸餅大可鄙笑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敏實得之榜字固已滿世自

有識者知之也

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帖乃秀潤在布置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變態貴形不貴苦苦生怒怒生怪貴形不作作入畫畫入俗皆是病也

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兹古語也吾夢古衣冠人授以摺紙書書法自此差進寫與他人都不曉蔡元長見而驚曰法何遽大異耶此公亦具眼人章子厚以真自名獨異吾行草欲吾書如排筭子然真字須有體勢乃

佳爾
智永硯成臼乃能到右軍若穿透始到鍾索也可不勉之
一日不書便覺思澁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因思蘇
之才桓公至洛帖字明意殊有工爲天下法書第一
江南吴峴登州王子韶大隸題榜有古意吾兒友仁大
隸題榜與之等又幼兒友知代吾名書碑及手大字更
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小簡可使令嗣書
謂友知也

葛洪天台之觀飛白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歐陽詢道林之寺寒儉無精神柳公權國清寺大小不相稱費盡筋骨裴休率意寫牌乃有真趣不陷醜怪真字甚易惟有體勢難謂不如畫筭子之勻其勢活也

字之八面惟尚真楷見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鍾法丁道護歐虞筆始勻而古法亡矣柳公權師歐不及遠甚而為醜怪惡札之祖世始有俗書

石曼卿作佛號都無回互轉折之勢小字展令大大字

促令小是張顛教顏真卿謬論蓋字自有大小相稱且如寫太乙之殿作四窠分豈可將乙字肥滿一窠以對殿字乎蓋自有相稱大小不展促也余嘗書天慶之觀天之字皆四筆慶觀多畫在下各隨其相稱寫之掛起氣勢自帶過皆如大小一般真有飛動之勢

歐虞褚柳顏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豈能垂世李邕脫子敬體乏纖濃徐浩晚年力過更無氣骨皆不如作郎官時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惡札全無妍媚有

識者當自知之沈傳師變格自有超世真趣徐不及也
御史蕭誠書太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右為司馬係南嶽
真君碑極有鍾王趣餘皆不及矣
顏魯公行字可斅真便入俗品
半山莊臺上多荆公書今不知存否荆公學楊凝式書
人尠知之余語其故公大賞其見鑒
金陵幙山樓隷榜乃關蔚宗二十一年前書想六朝宮
殿榜皆如是

老杜作薛稷書慧普寺云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今見其本乃是勾勒側收筆鋒筆筆如蒸餅普字如人握兩拳伸臂而立醜怪難狀由是論之古人無真大字明矣

唐人以徐浩書比王僧虔甚失當浩大小一倫猶吏楷也僧虔子雲傳鍾法與子敬無異大小各有分不一倫徐浩為顏真卿辟客書韻自張顛血脉來敎顏真卿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法也

唐官誥在世為褚陸徐嶠之體殊有不俗者開元以來緣明皇字體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生字亦自此肥開元以前古氣無復有矣

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己書也故必須真蹟觀之乃得趣如顏真卿每使家僮刻字不會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真惟吉州廬山題名題訖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真無做作凡俗之差乃知顏出於褚也又真蹟皆無蠶頭燕尾之筆與郭知運爭坐位帖有篆

籀氣顏傑思也柳與歐為醜怪惡札祖其弟公綽乃不俗與兄筋骨之說出於柳世人但以怒張為筋骨不知不怒張自有筋骨焉

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後經生祖述間有造妙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見也

書至隷與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故知百物之狀活動圓健各各自足隷乃始有展促之勢而三代法亡矣

本朝太宗挺生五代人物已盡之間天縱好古之性真造八法草入三昧行書無對飛白入神一時公卿以上之所好遂悉學鍾王至李宗諤主文既久士子始皆學其書肥褊樸拙是時不謄録以投其好用取科第自此惟趣時貴書矣宋宣獻綬公作參政傾朝學之號曰朝體韓忠獻公琦好顔書士俗皆學顔書及蔡襄貴士庶又皆學之王文公安石作相士俗亦皆學其體自此古法不講

能隸書者武勝留後劉瑗能草書者承議郎滕中孚趙仲忽能行書者宣德郎鮑慎由能篆書者宣德郎趙霆已上是學古人書者餘未見

宋姜夔續書譜

總論

真行草書之法其源出於蟲篆八分飛白章草等圓勁古淡則出於蟲篆點畫波發則出於八分轉換向背則出於飛白簡便痛快則出於章草然而真草與行各有

體製歐陽率更顏平原輩以真為草李邕李西臺輩以行為真亦以古人有專工正書者有專工草書者有專工行書者信乎其不能兼美也或云草書千家不抵行草十字行草十字不抵真書一字意以為草至易而真至難豈真知書者哉大抵下筆之際盡倣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遒勁則俗病不除所貴熟習兼通心手相應斯為美矣白雲先生歐陽率更書訣亦能言其梗槩孫過庭論之又詳可參稽之

真書

真書以平正為善此世俗之論唐人之失也古人真書之神妙無出鍾元常其次則王逸少今觀二家之書皆瀟灑縱横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書頗有科舉習氣顔魯公作干禄字書是其證也矧歐虞顔柳前後相望故唐人下筆應規入矩無復晉魏飄逸之氣且字之長短小大斜正疏密天然不齊孰能一之謂如東字之長西字之短口字之小體字之大朋字

之斜黨字之正千字之疎萬字之密畫多宜瘦少者宜肥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真態不以私意參之耳或者專喜方正極意歐顔或有惟務匀圓專師虞永或謂體須稍匾則自然平正此又有徐會稽之病或云欲其蕭散則自不塵俗此又有王子敬之風豈足以盡書法之美哉真書用筆自有八法吾嘗採古人之字列之以為圖今畧言其指點者字之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字異形橫直畫者字之骨體欲其竪正匀

靜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丿(音瞥)乀(音拂)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狀乚挑剔者字之步履欲其沈實晉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至顏柳始正鋒為之正鋒則無飄逸之氣轉折者方圓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欲不滯滯則不遒然而直以轉而後遒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也懸針者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復縮謂之垂露故翟伯壽問於米老

曰書法當如何米老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古人遺墨得其一點一畫皆昭然絕異者以其用筆精妙故也大令以來用筆多失一字之間長短相補斜正相拄肥瘦相混求妍媚於成體之後至於今尤甚焉

用筆

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又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芒露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則體不精

神不欲上大下小不欲左低右高不欲前多後少歐陽率更結體大拘而用筆特備衆美雖少楷而翰墨灑落追蹤鍾王來者不能及也顏柳結體既異古人用筆復溺於一偏予評二家爲書法之一變數百年間人爭效之字畫剛勁高明固不爲書法之無助而晉魏之風軌則掃地矣然柳氏大字偏傍清勁可喜更爲奇妙近世亦有仿效之者則俗濁不除不足觀故知與其太肥不若瘦硬也

草書

草書之體如人坐卧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擗踊一切變態非苟然者又一字之體率有多變有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右軍書羲之字當字得字慰字最多多至數十字無有同者而未嘗不同也可謂所欲不踰矩矣大凡學草書先當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章草等則結體平正下筆有源然後仿王右軍申之以變化鼓之以奇崛若泛學諸家則字有工拙筆多

失誤當連者反斷當斷者反續不識向背不知起止不
悟轉換隨意用筆任筆賦形失誤顛錯反為新奇自大
令以來已如此矣況今世哉然而襟韻不高記憶雖多
莫湔塵俗若風神蕭散下筆便當過人自唐以前多是
獨草不過兩字屬連累數十字而不斷號曰連綿遊絲
此雖出于古人不足為奇更成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
作真何嘗茍且其相連處特是引帶嘗考其字是點畫
處皆重非點畫處偶相引帶其筆皆輕雖復變化多端

而未嘗亂其法度張顛懐素最號野逸而亦不失此法
近代山谷老人自謂得長沙三昧草書之法至是又一變
矣流至於今不可復觀唐太宗云行行若縈春蚓字字
如綰秋蛇惡無骨也大抵用筆有緩有急有有鋒有無
鋒有承接上文有牽引下字乍徐還疾忽往復收緩以
效古急以出奇有鋒以耀其精神無鋒以含其氣味横
斜曲直鉤環盤紆皆以勢為主然不欲相帶則近於俗
横畫不欲太長長則轉換遲直畫不欲太多多則神癡

以捺代乀以發代趯趯亦以捺代惟丿則間用之意盡

則用懸針意未盡須再生筆意不若用垂露耳

用筆

用筆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圻此皆後人

之論折釵股欲其曲折圓而有力屋漏痕欲其橫直勻

而藏鋒錐畫沙欲其無起止之跡壁圻者欲其無布置

之巧然皆不必若是筆正則鋒藏筆偃則鋒出一起一

倒一晦一明而神奇出焉常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

無病矣故一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波一拂皆有三折一ノ又有數樣一點者欲與畫相應兩點者欲自相應三點者必有一點起一點帶一點應四點者一起兩帶一應筆陣圖云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便不是書如口音圍當行筆時尤宜泯其稜角以寬閒圓美爲佳心正則筆正意在筆前字居心後皆名言也故不得中行與其工也寧拙與其弱也寧勁與其鈍也寧速然極須陶洗俗姿則妙處自見矣大抵要執之欲緊運之欲活不可以

指運筆當以腕運筆執之在手手不主運運之在腕腕不主執又作字者亦須畧考篆文須知點畫來歷先後如左右之不同剌刻之相異王之與玉示之與衣以至奉秦泰春形同理殊得其源本斯不浮矣孫過庭有執使轉用之法執為長短淺深使為縱橫牽掣轉為鈎環盤紆用為點畫向背豈苟然哉

用墨

凡作楷墨用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離潤以取

妍燥以取險墨濃則筆滯燥則筆枯亦不可不知也筆欲鋒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可以取運動勁則剛而有力圓則妍美予嘗評世有三物用不同而理相似良弓引之則緩來舍之則急往世俗謂之揭箭好刀按之則曲舍之則勁直如初世俗謂之回性筆鋒亦欲如此若一引之後已曲不復挺又安能如人意耶故長而不勁不如弗長勁而不圓不如弗勁紙筆墨皆書法之助也

行書

嘗夷考魏晉行書自有一體與草書不同大率變真以便於揮運而已草出於章行出於真雖曰行書各有定體縱復晉代諸賢亦不相遠蘭亭記及右軍諸帖第一謝安石大令諸帖次之顏柳蘇米亦後世之可觀者大要以筆老為貴少有失誤亦可輝映所貴乎穠纖間出血脈相連節骨老健風神灑落姿態備具真有真之態度行有行之態度草有草之態度必須博學可以兼通

臨摹

摹書最易唐太宗云卧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亦可以嗤蕭子雲唯初學者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手易於成就皆須是古人名筆置之几案懸之坐右朝夕締觀思其運筆之理然後可以摹臨其次雙鉤蠟本須精意摹搨迺不失位置之美耳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夫臨摹之際豪髮失真則神情頓異所貴謹詳世所有蘭亭何啻數百本

而定武為最佳然定武本有數樣今取諸本參之其位
置長短大小無不一同而肥瘠剛柔工拙要妙之處如
人之面無有同者以此知定武雖石刻又未必得真蹟
之風神矣字書全以風神超邁為主刻之金石其可苟
哉雙鉤之法須得墨暈不出字外或郭填其內或朱其
背止得肥瘦之本體雖然尤貴於瘦使工人刻之又從
而刮治之則瘦者亦變而為肥矣雙鉤時須倒置之則
亦無容私意于其間誠使下本明上紙薄倒鉤何害若

下本晦上紙厚却須能書者為之發其筆意可也夫鋒釭圭角字之精神大抵雙鉤多失此又須朱其背時稍致意焉

方圓

方圓者真草之體用真貴方草貴圓方者參之以圓圓者應之以方斯為妙矣然而方圓曲直不可顯露直須涵泳一出於自然如草書尤忌横直分明横直多則字有積薪束葦之狀而無蕭散之氣時時一出斯為妙矣

向背

向背者如人之顧盼指畫相揖相背發於左者應於右起於上者伏於下大要點畫之間施設各有情理求之古人右軍蓋為獨步

位置

假如立人挑土田王衣示一切偏旁皆須令狹長則右有餘地矣在右者亦然不可太密太巧太密太巧者是唐人之病也假如口字在左者皆須與上齊嗚呼喉嚨

等字是也在右者皆欲與下齊和扣等是也又如宀頭須令覆其下走辵皆須能承其上審量其輕重使相負荷計其大小使相副稱為善

疎密

書以疎為風神密為老氣如佳之四橫川之三直魚之四點畫之九畫必須下筆勁静疎密匀停為佳當疎不疎反成寒乞當密不密必致凋疎

風神

風神者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紙筆佳四須險勁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得宜八須時出新意自然長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澤之癯肥者如貴遊之子勁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敧斜如醉僊端楷如賢士

遲速

遲以取妍速以取勁先必能速然後為遲若素不能速而專事遲則無神氣若專事速又多失勢

筆勢

下筆之初有搭鋒者有折鋒者其一字之體定於初下筆凡作字第一字多是折鋒第二三字承上筆勢多是搭鋒若一字之間右邊多是折鋒應其左故也又有平起者如隸畫藏鋒者如篆畫大要折搭多精神平藏善含蓄兼之則妙矣

情性

藝之至未始不與精神通其說見於昌黎送高閑序孫

過庭云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凋疏神怡
務閒一合也感惠狥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
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
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
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

血脈

字有藏鋒出鋒之異粲然盈楮欲其首尾相應上下相
接為佳後學之士隨所記憶圖寫其形未能涵容皆支

離而不相貫穿黃庭小楷與樂毅論不同東方朔畫讚又與蘭亭殊㕞益一時下筆各有其勢固應爾也予觀古之名書無不點畫振動原闕如見其揮運之時山谷云字中有筆如禪句中有眼豈欺我哉

書丹

筆得墨則瘦得朱則肥故書丹尤以瘦為奇而圓熟美潤常有餘燥勁老古常不足朱使然也欲刻者不失真未有若書丹者然書時盤薄不無少勞韋仲將升高書

凌雲臺榜下則鬚髮已白藝成而下斯之謂歟若鍾繇

李邕又自刻之可謂癖矣

宋趙孟堅論書法

學唐不如學晉人皆能言之夫豈知晉不易學學唐尚

不失規矩學晉不成唐人多見其不知量也僅能攲斜

雖欲媚而不媚翻成畫虎之犬耳何也書字當立間架

牆壁則不骪骳思陵書法未嘗不圓熟要之於間架牆

壁處不著工夫此理可為識者道近得北方舊本虞永

興破邪論序愛而不知其惡也故爲此說正坐無牆壁
也右軍樂毅畫贊蘭亭最真一一有牆壁者右軍一搨
直下是也李瑋家開皇帖行書之祖於此最昭昭化度
及魯公離堆得此法左右陰陽極明麗丁道護啟法寺
碑筆右方直下最具此法學者當垂情如此下筆則妍
麗方直端重楷正昧此則癡鈍墨猪矣黃庭賀捷有鍾
體雖微敧側隱然亦有牆壁力命表勁利更高學者毋
但狥俗而不究本唯遺敎經宛然是經生筆了無神明

決非義筆正如率更之玩長孫面團也識此已又識
破懐仁聖教之流入院體也其逸筆處世謂之小正
書此書官告體蘭亭玉潤霜寒諸帖即無此逸筆不知
懐仁從何取入使後人未做義帖先爲此態觀之可惡
其流至於蘭溪藏經記烏龍廟記僧有交之集書極矣
又須戒徐會稽之濁戒李北海之狂濁在跛偃狂在攲
斜惟張從申得大令之通暢無二公之流弊且世云會
稽法自蘭亭出蘭亭即無偃筆也又云北海深悟大

令大令不若是之敧跛也跛偃之弊流而為坡公敧斜
之弊流而為元章父子矣且如吳傅朋深得諸葛禎瑆
臺寺筆法的是蘭亭中出矣公又生出一筆病每下豎
筆不直搨下乃仰筆尖鋒全無氣骨皆清和之弊為隘
不恭學者更切自防之自檢點之朋友相警悟之前修
長中之短亦無畏友以覺其非耳故予深信間架牆壁
為要也余自謂學古人當勁媚今人當無心可也中興
後朱壑巖横斜顛倒幾若楊少師孫勤川規矩恐下筆

不中觀者元章曰奴書耳朱吾所取孫吾所戒更從識
者評
學隸楷於魏晉之下邈乎無以稽也縱有羲繇之蹟號
存世者唯樂毅海宇秣陵本爾其唐元度魚帖本已非
古本文次有德州畫像贊而已若所謂力命表固繇精
筆古勁幾不入俗眼然尊之敬之未容而友之也黃庭
固類繇敧側不中繩度未學唐人而事此徒成畫虎類
犬然則欲從入道於楷何從曰僅有三焉化度九成廟

堂耳晉宋而下分而南北有丁道護襄陽啟法寺興國寺二石啟法最精歐虞之所自出興國粗甚如出兩手天不壽精而壽粗良可嘆也北方多朴無晉逸雅有隸體謂之氈裘氣至合於隋書同文軌開皇大業以逮武德之末貞觀之初書石無一可議此古今集大成之時也於是虞歐大宏厥聲始者虞於隆聖道場歐於姚辨等刻亦未臻絕藝也及孔子廟堂碑飛來白鶴詩虞為法於世矣化度九成歐獨步於時矣今求楷法舍此三

者是南轅而北轍矣三書之法在平正恬淡分間布白行筆停勻且如橫書必兩頭均平不可如俗書左低右昂搭手從左原過此在八訣所謂千里陣雲者也起筆既成冗類如鑿如錐則有泛冗錐則尖既不尖又必帶冗斯為妙絕及至書到右方住處捺筆不可向下須擁起向上於下如繩直其左方主筆之竪亦結筆在左穿心竪筆是也捺筆直下到立筆處微捺使鋒向左如畫之右肩突出鋒在上竪筆突出則鋒在左也又於十字

處如中字牛字年字凡是一橫一直中停者皆當著心凝然正直平均不可使一高一低一斜一攲少涉世俗守此法既牢則凡施之間架自然平均使不俗氣俗之從生始於徐浩也知蘭亭韻致取有映帶不知先自背了繩墨攲斜跛偃雖有態度何取態度者書法之餘也骨格者書法之祖也今未正骨格先尚態度幾何不舍本而求末耶戒之戒之從入之門先敬先戒平平直直輕輕匀匀俗咎萃更體為排算固足以攻其短然先排

篡而尚氣脉乃可不排篡而求之是末行而先馳理不
至爾分間布白勿令偏側此誠格言每一字為率筆多
筆少不同先須分布匀整若此未調順工何從生又有
一般偏旁不可盡律以正者每字必敧嵗字必舛有字
不可破中叢字取居中而又左右皆須以古人所書求
其義理執一而論第曰中正此李後主譏顔魯公為田
舍翁又如褚河南如稱八分古雅有韻一切尚之甚有
疎拙薛少保發越褚體飄揚透徹一尚不回幾致迂疎

魯公之正其流也俗誠懸之勁其弊也寒古往今來中庸能鮮千古之下刻心苦神詣其然者要是文章之外唯此足以觀人發揮形容有足尚者不忍怠也又嘗妄論文章精到尚可改飭字畫落筆更不容加工求以益之適或壞之此吾知字書之貴一生眠則畫被坐則畫地將老無工此藝厥為不易哉

行草宜用束心筆者以其摺裊婉媚然此筆須出鋒用之須捺筆鋒向左意趣如只用筆腰不用筆尖乃可如

真書直竪用尖則施之行草無態度此是要緊處人多未知之姜堯章孫過庭草書言能籠罨橫竪最善發明棗心筆於用之時每難揮運雙鈎懸腕久久得趣其要正在勿使筆尖也

草書雖連綿宛轉然須有停筆令長沙所開懐素自叙乃蘇滄浪輩書一向梟側無典則北方有一正本不如此或歇或連乃為正當草極難於拙蘇草不及行

晉賢草體虛澹蕭散此為至妙唯大令綰秋蛇為文皇

所識至唐旭素方作連綿之筆此黄伯思簡齋堯章所不取也今人但見爛然如藤纏者爲草書之妙要之晉人之妙不在此法度端嚴中蕭散爲勝耳右軍三卷僅得真[illegible]子印證簡齋堯章諸公議論去其間僞迹如[illegible]早乘涼帖止開真帖五卷於海陵當以此爲區處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七十四

[illegible]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　湘
謄録監生臣劉　理